新書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二

新書
卷第三
作者：賈誼　西漢

卷第四

俗激〈事勢〉

大臣之俗，特以牘書不報，小期會不答耳，以爲大故，以爲大故不可矣。天下之大指，舉之而激。俗流失，世壞敗矣。因恬弗不知怪，大故也。加刀筆之吏，務在筐箱，而不知大體，陛下又弗自憂，故如哉。

夫邪俗日長，民相然席於無廉醜，行義非循也。豈且爲人子背其父，爲人臣因忠於主哉？豈爲人弟欺其兄，爲人下因信其上哉？陛下雖有權柄事業，將何寄之？管子曰：「四維，一曰禮，二曰義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」「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」云使管子愚無識人也，則可；使管子而少知治體，則是豈不可爲寒心？今世以侈靡相競，而上無制度，棄禮義，損廉醜，日甚，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。逐利乎不耳，慮念非顧行也。今其甚者，剄父矣，賊大母矣，踝嫗矣，刺兄矣。盜者慮探柱下之金，剟寢戶之簾，搴兩廟之器，白晝大都之中，剽吏而奪之金。矯僞者出十幾拾萬石粟，賦六百餘萬錢，乘傳而行郡諸侯，此靡無行義之尤至者已。其餘猖蹶而趨之者，乃豕羊驅而往。是類管子謂「四維不張」者也與！竊爲陛下惜之。

以臣之意吏，慮不動於耳目，以爲是特適然耳。夫移風易俗，使天下移心而向道，類非

俗吏之所能爲也。陛下又不自憂，竊爲陛下惜之。夫立君臣等上下，使父子有禮，六親有紀，此非天之所設也。夫人之所設，弗爲特此植則僵，不循則壞。秦滅四維不張，故君臣乖而相攘，上下亂僭而無差，父子六親殃僇而失其宜，奸人幷起，萬民離畔，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。今而四維猶未備也，故奸人冀幸，而衆下疑惑矣。豈如今定經制，今主主臣臣，上下有差，父子六親各得其宜，奸人無所冀幸，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哉。此業一定，世世常安，而後有所持循矣。若夫經制不定，是猶渡江河無維楫，中流而遇風波也，船必覆敗矣。悲夫，備不豫具之也，可不察乎？

時變〈事勢〉

秦國失理，天下大敗。衆揜寡，知欺愚，勇劫懼，壯淩衰，功擊奮者爲賢，貴人善突盜者爲折，諸侯設諂而相韄，飾詐而相紹者爲知，天下亂至矣！是以大賢起之，威振海內，德從天下。曩之爲秦者，今轉而爲漢矣。

今者何如，進取之時去矣，幷兼之勢過矣。胡以孝弟循順爲？善書而爲吏耳。胡以行義節爲？家富而出官耳。驕恥偏而爲祭尊，黦劓者攘臂而爲祭政。行雖狗彘也，苟家富財足，隱机旰視而爲天子耳。唯告罪昆弟，欺突伯父，逆於父母乎，然錢財多也，衣服修也，我何妨爲世之基公。唯愛季母、妻公之接女乎，車馬嚴也，走犬良也。矯誣而家美，盜賊而財多，何傷？欲交，吾擇貴寵者而交之；欲勢，擇吏權者而使之。取婦嫁子，非有權勢，吾不與婚姻；非有貴戚，不與兄弟；非富大家，不與出入。因何也？今俗侈靡以出倫踰等相驕，以富過其事相競。今世貴空爵而賤良，俗靡而尊奸；富民不爲奸而貧爲里侮也，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；居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，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。故兄勸其弟，父勸其子，則俗之邪至於此矣。

商君違禮義，棄倫理，幷心於進取，行之二歲，秦俗日敗。秦人有子，家富子壯則出分，家貧子壯則出贅。假父耨鉏杖臿，耳慮有德色矣；母取瓢椀箕帚，慮立訊語。抱哺其子，與公併踞；婦姑不相說，則反唇而睨。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，慮非有倫理也，亦不同禽獸僅焉耳。然猶幷心而赴時者，曰功成而敗義耳。蹙六國，兼天下，求得矣；然不知反廉耻之節、仁義之厚，信幷兼之法，遂進取之業，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。不知守成之數，得失之亡術也，悲夫！

瑰瑋〈事勢〉

天下有瑰政於此：予民而民愈貧，衣民而民愈寒，使民樂而民愈苦，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網，甚可瑰也！今有瑋術於此：奪民而民益富也，不衣民而民益暖，苦民而民益樂，使民愚而民愈不羅縣網。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？

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，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，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。作之宜一日，今十日不輕能成。用一歲，今半歲而弊。作之費日挾功，用之易弊。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，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。故以末予民，民大貧；以本予民，民大富。

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。且夫百人作之，不能衣一人，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，勢安得不寒？世之俗侈相耀，人慕其所不如，悚迫於俗，願其所未至，以相競高，而上非有制度也。今唯刑餘鬻妾下賤，衣服得過諸侯、擬天子，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。冒主務侈，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。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；以褫民，民必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。

夫奇巧末技、商販遊食之民，形佚樂而心縣愆，志苟得而行淫侈，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；即遇凶旱，必先困窮迫身，則苦饑甚焉。今畝民而歸之農，皆著於本，則天下各食於力。末技、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，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，無苟得之志，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。故曰「苦民而民益樂」也。

世淫侈矣，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，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爲識理。故邪人務而日形，奸詐繁而不可止，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。君臣相冒，上下無辨，此生於無制度也。今去淫侈之俗，行節儉之術，使車輿有度，衣服器械各有制數。制數已定，故君臣絕尤，而上下分明矣。擅遏則讓，上僭者誅，故淫侈不得生，知巧詐謀無爲起，奸邪盜賊自爲止，則民離罪遠矣。知巧詐謀不起，所謂愚。故曰「使民愚而民愈不羅縣網」。

此四者，使君臣相冒，上下無別，天下困貧，奸詐盜賊幷起，罪人蓄積無已者也，故不可不急速救也。

孽產子〈事勢〉

民賣產子，得爲之繡衣、編絲履、偏諸緣，入之閑中，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，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，而衆庶得以衣孽妾。白穀之表，薄紈之裏，緁以偏諸，美者黼繡，是古

者天子之服也，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，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墻。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，今貴富人大賈屋壁得爲帝服，賈婦優倡下賤同產子得爲后飾，然而天下不屈者，殆未有也。且主帝之身，自衣皂綈，而靡賈侈貴，墻得被繡；帝以衣其賤，后以緣其領，孽妾以緣其履，此臣之所謂踳也。

且試觀事理，夫百人作之，不能衣一人也，欲天下之無寒，胡可得也？一人耕之，十人聚而食之，欲天下之無飢，胡可得也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，欲其無爲奸邪盜賊，不可得也。國已素屈矣，奸邪盜賊特須時爾，歲適不爲，如雲而起耳。若夫不爲見，室滿胡可勝撫也？夫錞此而有安上者，殆未有也。

今也平居則無莊施，不敬而素寬，有故必困，然而獻計者類曰：「無動爲大」耳。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，何等也？曰：爲大夫治，可也；若爲大亂，豈若其小？悲夫！俗至不敬也，至無等也，至冒其上也，進計者，猶曰「無爲」，可爲長大息者此也。

銅布

銅布於下，爲天下災，何以言之？銅布於下，則民鑄錢者，大抵必雜以鉛鐵焉，黥罪日繁，此一禍也。銅布於下，僞錢無止，錢用不信，民愈相疑，此二禍也。銅布於下，采銅者棄其田疇，家鑄者損其農事，穀不爲則鄰於飢，此三禍也。故不禁鑄錢，則錢常亂，黥罪日積，是陷阱也。且農事不爲，有疑爲災，故民鑄錢不可不禁。上禁鑄錢，必以死罪。鑄錢者禁，則錢必還重；錢重則盜鑄錢者起，則死罪又複積矣，銅使之然也。故銅布於下，其禍博矣。

今博禍可除，七福可致。何謂七福？上收銅勿令布下，則民不鑄錢，黥罪不積，一。銅不布下，則僞錢不繁，民不相疑，二。銅不布下，不得采銅，不得鑄錢，則民反耕田矣，三。銅不布下，畢歸於上，上挾銅積以御輕重，錢輕則以術斂之，錢重則以術散之，則錢必治矣，四。挾銅之積，以鑄兵器，以假貴臣，小大多少，各有制度，以別貴賤，以差上下，則等級明矣，五。挾銅之積，以臨萬貨，以調盈虛，以收畸羨，則官必富，而末民困矣，六。挾銅之積，制吾棄財，以與匈奴逐爭其民，則敵必懷矣。此謂之七福。故善爲天下者，因禍而爲福，轉敗而爲功。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，可爲長太息者，此其一也。

壹通

所謂建武關、函谷、臨晉關者，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。天下之制在陛下，今大諸侯多其力，因建關而備之，若秦時之備六國也。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，因行兼愛無私之道，罷關一通，示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。所爲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，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，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，故明爲之法，無資諸侯。於臣之計，疏山東，孽諸侯，不令似一家者，其精於此矣。豈若一定地制，令諸侯之民，人騎二馬，不足以爲患，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。今不定大理，數起禁，不服人心，害兼覆之義，不便。

天子都長安，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，彌道數千，不輕輸致，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，於遠方調均發徵，又且必同。大國包小國爲境，小國闊大國而爲都，小大駁躁，遠近無衰。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，至無狀也。以藩國資彊敵，以列侯餌篡夫，至不得也。陛下奈何久不正此？

屬遠〈事勢〉

古者天子地方千里，中之而爲都，輸將繇使，其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；公侯地百里，中之而爲都，輸將繇使，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。輸將者不苦其繇，繇使者不傷其費。故遠方人安其居，士民皆有歡樂其上，此天下之所以長久也。

及秦而不然，秦不能分尺寸之地，欲盡自有之耳。輸將起海上而來，一錢之賤耳，十錢之費，弗輕能致也。上之所得者甚少，而民毒苦之甚深，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。

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，而乃以廬江之爲奉地，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。令此不輸將不奉主，非奉地義也，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！若令此如奉地之義，是復秦之迹也，竊以爲不便。夫淮南窳民貧鄉也，繇使長安者，自悉以補，行中道而衣，行勝已羸弊矣，彊提荷弊衣而生。慮非假貸，自詣非有以所聞也。履蹻不數易，不足以至，錢用之費稱此，苦甚。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，慮非甚彊也，不見得從者。夫行數千里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，其勢終不可久。漢往者，家號泣而送之；其來繇使者，家號泣而遣之，俱不相欲也。其苦屬漢而欲王，類至甚也。逋遁而歸諸侯者，類不少矣。陛下不如蚤定，毋以資奸人。

親疏危亂〈事勢〉

陛下有所不爲矣，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。假設令天下如曩也，淮陰侯尚王楚，黥布王淮南，彭越王梁，韓信王韓，張敖王趙，貫高爲相，盧綰王燕，陳豨在代，令六七諸公皆無恙，案其國而居，當是時，陛下即天子之位，試能自安乎哉？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。天下殽亂，高皇帝與諸公併肩而起，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。諸公率幸者乃得爲中涓，其次僅得爲舍人。高皇帝南面稱帝，諸公皆爲臣，材之不逮至遠也。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，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，多者百餘城，少者乃三四十縣，德至渥也。然其後十年之間，反者九起，幾危天下者五六。陛下之與諸公也，非親角材而臣之也，又非身親封王之也，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，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？

然尚有可諉者，曰疏。臣請試言其親者，假令齊悼惠王王齊，元王王楚，中子王趙，幽王王淮陽，共王王梁，靈王王燕，厲王王淮南，六七貴人皆無恙，各案其國而居，當是時，陛下即天子之位，能爲治乎？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。諸侯王雖名爲人臣，實皆布衣昆弟之心，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。擅爵人，赦死罪，甚者或戴黃屋，漢法非立，漢令非行也。雖離道如淮南王者，令之安肯聽，召之焉可致？幸而至，法安可得加？動一親戚，天下環視而起，天下安可得制也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，適啓其口，匕首已陷於胸矣。陛下雖賢，誰與領諸侯，此所謂親也者。故疏必危，親必亂。陛下之因今以爲治安，奈何知其必且危亂也，然且吟　　而堅控守之，爲何如制以　　相縣。臣能令知亂如今利百金□□□□□□

憂民〈事勢〉

王者之法，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，九年而餘三年之食，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。故禹水九年，湯旱七年，甚也野無青草，而民無飢色，道無乞人。歲復之後，猶禁陳耕。古之爲天下，誠有具也。王者之法，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，無六年之蓄謂之急，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國也。

今漢興三十年矣，而天下愈屈，食至寡也。陛下不省耶？未穫耳，富人不貸，貧民且飢；天時不收，請賣爵鬻子，既或聞耳。曩頃不雨，令人寒心。一雨爾，慮若更生。天下無蓄若此，甚極也。其在王法謂之何？必須困至乃慮，窮至乃圖，不亦晚乎？竊伏念之，愈使人悲。

然則，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，豈不在於陛下者哉？上弗自憂，將以誰偷？五歲小康，十歲一凶，三十歲而一大康，蓋曰大數也。自人人相食，至於今若干

年矣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，天下何以相救？卒然邊境有數十萬衆聚，天下將何以饋之矣？兵旱相承，民填溝壑，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，中國失救，外敵必駭，一日而及，此之必然。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，爲人上弗自省憂，晻然事困，乃驚而督下曰：「此天也，可奈何？」事既無如，憂之何及？方今始秋，時可善爲，陛下少閒，可使臣誼從丞相、御史計之。臣義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義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。

解縣〈事勢〉

天下之勢方倒縣，竊願陛下省之也。凡天子者，天下之首也。何也？上也。蠻夷者，天下之足也。何也？下也。蠻夷徵令，是主上之操也；天子共貢，是臣下之禮也。足反居上，首顧居下，是倒縣之勢也。天下倒縣，莫之能解，猶爲國有人乎？非特倒縣而已也，又慮躄，且病痱。夫躄者一面病，痱者一方痛。今西爲上流，東爲下流，故隴西爲上，東海爲下，則北境一倒也，西郡、北郡，雖有長爵不輕得復，五尺以上不輕得息，苦甚矣！中地左戍，延行數千里，糧食饋饟難也。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臥，將吏戍者或介胄而睡，而匈奴欺侮侵掠，未知息時。於焉信威廣德難。臣故曰：「一方病矣。」醫能治之，而上弗肯使也。天下倒縣甚苦矣，竊爲陛下惜之。

進諫者類以爲是困不可解也，無具甚矣。陛下肯幸聽臣之計，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，中國乘其威而富強，匈奴伏其辜而殘亡，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，伏中行說而笞其背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。殺之乎，生之乎，次也。陛下威憚大信，德義廣遠，據天下而必固，稱高號誠所誠宜，俛視中國，仰望四夷，莫不如志矣。然後退齋三日，以報高廟，令天下無愚智男女，皆曰：「皇帝果大聖也。」胡忍以陛下之明，承天下之資，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，可謂國無人矣。

威不信〈事勢〉

古之正義，東西南北，苟舟車之所達，人迹之所至，莫不率服，而後云天子；德厚焉，澤湛焉，而後稱帝；又加美焉，而後稱皇。今稱號甚美，而實不出長城，彼非特不服也，又大不敬。邊長不寧，中長不靜，譬如伏虎，見便必動，將何時已？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，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凶奴，竊爲陛下不足。且事勢有甚逆者焉，其義尤要。

天子者，天下之首也，何也？上也。蠻夷者，天下之足也，何也？下也。蠻夷徵令，是主上之操也；天了共貢，是臣下之禮也。足反居上，首顧居下，是倒植之勢也。天下之

勢倒植矣，莫之能理，猶爲國有人乎？德可遠施，威可遠加，舟車所至，可使如志。而特捫然數百里，而威令不信，可爲流涕者此也。